

#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与整合

吴晓林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社会分化与整合是现代化的双重逻辑,保持二者之间的均衡,是稳健推进现代化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过度整合的历史中重启了分化的步伐,有效地增强了社会的异质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自此,分化的逻辑与现实得到了历史的统一。但是,由于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和不均衡性,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很容易出现结构性紧张。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寻找分化与整合的均衡,就必须将个体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现代化统一起来,有步骤地推进“有效容纳、界定秩序、社会建设、政治参与、双向认同”等整合“五步曲”,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分化秩序的同时,增强个体的适应能力,维护社会稳定,进而推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 社会分化;政治整合;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12)03-0028-06

**收稿日期:** 2011-10-26

**基金项目:** 中央编译局社科基金“社会整合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育与管理研究”(11B16)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后单位制时代的社区建设与社区整合”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晓林(1982-),男,山东莱阳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政治学博士。

分化与整合是分析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概念。美国社会学家曾经这样描述过分化与整合的时序:“分化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章,整合是第二章。”<sup>①</sup>显然,与具有自然冲动的“分化”相比,“整合”更具有主观建构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正是在“应对分化,关注整合”的议题中诞生出来的,随后这个议题逐渐向政治学等学科扩展。由于“分化”往往先于“整合”,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关注点放在“整合”议题上,并且陆续出现了涂尔干的非契约性社会整合理论、帕森斯的宏大社会整合理论,以及进入后工业时代后的微观意义上的“沟通、规则与交换”整合理论;<sup>②</sup>在政治学领域,则出现了“沟通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治理”等整合理论。<sup>③</sup>但是,由于各个学科囿于自己的关注点,因此常常仅关注一个整合向度,忽略了其他的意义。例如,很多研究都将社会和政治发展视为目标,却将个体关怀忽略了。显然,应对分化、实施整合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有单维目标,本文将从个体、社会、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分化

与整合的关系,进而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三者协调发展的意义与可能。

## 一、分化与整合:现代化进程的双重逻辑

社会分化与整合自社会学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对重要的研究课题,二者一度占据了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理论主张,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至今依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 1. 分化:一个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模型

领域分离与社会分化被视为解释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模型。涂尔干首先使用分化的概念分析现代化,在他看来,社会发展取决于对“社会分工潮流”的

① Lester F. War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903).

② 吴晓林:《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整合研究的理论考察》,《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吴晓林:《国外政治整合研究:理论主张与研究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选择与背弃。在社会分工的图景下,一方面,职业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与细化,将人们逐渐与传统的“角色集合体”分割开来,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差异因素的存在,人们又相互依赖——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团结维持整体的和谐,因而个体又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或有机体的一个器官”。<sup>①</sup> 卢曼则以系统的观点来分析社会,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决于社会本身的分化所需要的机制的发展。<sup>②</sup>

分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们社会角色的分化,意味着“在一个制度领域内任何一个特定角色的获得并不自动地带来政治和文化角色的占有”,<sup>③</sup>原来捆绑式、先赋性的身份体系,被代之以契约性的职业角色体系,因而有助于解放个体生产力。其次,人们原来依靠亲缘关系、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机械团结”模式,逐渐被分化的力量所打破,异质性的职业分工转而提出了“有机团结”的诉求,人们可以较为自由地通过职业和兴趣进行结合,这就促使社会结构更具弹性和活力。

## 2. 整合: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转变机制

社会分化并非仅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它在提升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个体自由和整体社会之间楔入了复杂的张力。最先提出社会整合概念的涂尔干,就关注了“混乱(Anomie)、利己主义(Egoism)、缺乏合作、强迫性劳动分工”<sup>④</sup>等反常的,乃至病态的分化现象,并且力图通过提升“劳动分化和道德提升之间的内在关系”,<sup>⑤</sup>来重建社会秩序。一般而言,社会秩序存在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冲突与混乱,中间层次是既不冲突、又不合作,最高层次则是动态稳定,不仅不冲突,而且积极合作。不加控制的分化不可能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只有实施整合,才能应对和解决秩序问题。

首先,有效的整合机制能够限制个人主义的扩张。社会分化本身是一个传统秩序解构的过程,它在打破旧有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为个人发展释放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但是,个人主义的无限发展和“原子论”的扩散,必将“进一步造成‘要求的通货膨胀’”,“系统自身在不停地激励着个人对次系统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绩效提出希望和要求”。<sup>⑥</sup> 这样,个人主义的扩张和整体秩序之间就形成了结构性紧张,只有通过有效的整合,才能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以维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其次,有效的整合机制能够应对社会冲突的威

胁。社会分化并非一个能够自我调整、自我平衡的过程,分化程度过大很容易引发冲突。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人们的利益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各种社会主体针对资源配置、社会角色、权力获取等利益竞争,形成了大量或潜在或显在的矛盾与冲突。在个体层面,存在着主观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不能很好地适应的问题;在社会层面,存在着利益冲突、阶层冲突、文化冲突等压力,要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种整合机制是不可能的。

再次,有效的整合机制能够促进社会合作的展开。社会分化本身就是异质性因素增强的过程,分化的力量越强,社会主体之间的界线就越清晰,基于身份认同的排斥和孤立主义就越明显。虽然“社会分化提出了使社会整合成为可能的文化意义或功能原则的建立问题”,<sup>⑦</sup>然而,社会凝聚和社会合作并不能自动生成,而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的”,<sup>⑧</sup>只有建立和形成有效的整合机制,才能为社会分化设定边界,并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

## 3. 分化与整合的平衡:稳健的现代化之路

分化与整合是社会发展的两面,二者辩证地统一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维持二者之间的均衡,是促进现代化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

首先,有分化无整合,社会必然破裂。在任何一个社会,没有分化或整合是不可能的。本文在这里使用“有”和“无”来修饰分化与整合,只是说明其程度的高低。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整合程度较低的社会,无序的分化与差异将社会推向破裂的边缘,最终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在亨廷顿看来,不少发展

①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4页。

② [法]马尔图切利著,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28—130页。

③ [以]S. N. 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④ Durkheim 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1893), Free Press edition, 1933, 353—410; Durkheim Emile, *Suicide* (1951), New York: Free Press edition, 1966, 145—240.

⑤ Jonathan H. Turner, “Emile Durkheim’s Theory of Integration in Differentiated Social Systems”,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4 (1981).

⑥ Luhmann, Niklas: *Anspruchsinflation im Krankheitssystem*. In: P. Herder—Dorneich/A. Schulter (Hg.): *Die Anspruchsspirale*. Stuttgart: Kohlhammer, 1983, 29.

⑦ [法]马尔图切利著,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⑧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26页。

中国家出现政治暴乱和政治动荡的原因,正是由于“社会急剧变革……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sup>①</sup>以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为例,对“32个非洲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不稳定并非一国发展道路中的偶然经历,而是与整合程度低下紧密相关”。<sup>②</sup>在拉美国家,大多数地区整合程度远远低于分化程度,“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40%,而占总人口30%的穷人只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在世界上是最低的”。<sup>③</sup>民众对政府不满的情绪不断增加,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次进入高潮期”。<sup>④</sup>中国也有类似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缺乏一套有效的整合机制和有利的整合主体,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状态,现代化的努力屡屡受挫。

其次,有整合无分化,社会必然冻结。对社会进行整合是必要的,但过度整合却也是可怕的。卢曼就认为,“现代社会如若整合过度,就会因此而受到危害”。其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过高的社会同质性,进而就会降低个体的积极性和社会的活力。前苏联时期的过度整合就使得整个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过于强调整合、权威主义泛滥,会导致“使政体破裂的危险”,斯大林时期的高度整合就“造成经济大崩溃”。<sup>⑤</sup>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度整合虽然有助于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并在短期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但是,随着整合力度的不断增强,个人自由的空间被不断地压缩,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也就被破坏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sup>⑥</sup>各项事业遭到破坏。其二,过度的整合同时还会破坏政治发展的进程。施密特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以及法西斯国家,发现国家完全控制了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sup>⑦</sup>这样,整个社会“不复存在一个独立的、以履行国家职能为己任的专门机构”,<sup>⑧</sup>也就无所谓政治结构的专门化了。国家依赖过度地社会动员推进政策意志,对于建构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权威几乎是无益的。可见,分化与整合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拱门,任何一方力量过强对于个体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都是有害的。

## 二、中国社会分化的历史性回归 与整合机制面临的挑战

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化过,但是整合与分化的不同步性、非均衡性,又容易造成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紧张,进而引发社会矛盾

与冲突。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如何将日益分化的社会单元整合起来,建构一个积极稳定的现代化框架,成为理论工作和实践领域共同面对的问题。

### 1. 改革开放与社会分化的重启

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大的政权网络彻底扭转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强调集体力量的国家缔造者们,通过“国家—单位”这样一种整合机制,“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sup>⑨</sup>促使国家行政系统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特定的时间内,整合优先、控制分化的变革方向,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完成重大建设任务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整个社会同时也形成了对单位和国家的严重依赖,社会发展的空间被高度压缩,个体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政治发展进程被严重干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重整抑分化的模式越来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虽然并未明确地提出社会分化的议程,但却在客观上重启了社会分化的步伐,分化的逻辑与现实得到历史的统一。原有的“两阶一层”的社会结构迅速分化为“千层饼”式的差异性结构。总体来看,社会分化不但解放了被束缚已久的生产力,扩展了现代社会的文明因素,而且还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加速了中国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

### 2. 社会分化对整合机制的挑战

社会分化在增强社会异质性的同时,还引发出诸多社会问题,许多个体被甩出快速变迁的社会结构,面对“断裂”的社会一脸迷茫,缺乏适应和融入的能力;在社会层面,人们的利益意识觉醒,在资源竞争过程中滋生出这样或那样一些矛盾,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不断分化的社会给原有的整合机制带来重重挑战。

①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② Donald G. Morrison and Hugh Michael Stevenson,“Integration and Instability: Patterns of Af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 (1972).

③ 江时学:《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为什么如此不公》,《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

④ 袁东振:《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

⑤ Claude Ake,“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 Hypothesis”, *World Politics*, 3 (1967).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⑦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6, 22—23.

⑧ 李强:《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⑨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10页。

首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改变了社会整合的基础。在改革之前,国家最大限度地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只要收紧资源配置的限度,就可以把社会整合起来。引进市场因素以后,资源配置的功能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承担,原有的整合机制就逐渐受到分解;同样,国家原来依靠基层单位控制社会的机制,也随着单位的解体而大打折扣,尤其是“一些非单位体制的出现,比如社会群体如下岗群体、流动群体等及一些新阶级群体雇主阶级、中产阶级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的主导的依附群体——行政单位组织”,<sup>①</sup>这样,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对整合组织的改革。

其次,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改变了整合的向度。改革之前,一切以国家需要为杠杆,国家主导一切,社会成员基本上都被划入了工人、农民和干部这三大彼此之间界限森严的身份圈,几乎每个人都具有一种严格的阶级身份。在集体主义思想指引下,国家需要成为社会生活的最根本向度,为了国家建设什么都可以牺牲。国家往往重汲取轻服务、重发展轻民生,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改革促使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扭转了那种“控制—服从”的整合向度,以“权义互约”的形式,明确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再次,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整合的诉求。改革开放之后,一元化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各类社会组织从原有的社会肌体中裂变出来,在公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张力。它们不但拥有联系各自群体成员的号召力,而且还以不同的形式,向政治系统输入各种压力。一些优势阶层逐渐在政治系统中寻求到有利的资源,形成了资源与权力“互强”的态势,拉大了与其他阶层的差距。这一局面的出现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相当不利,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社会的多样性,又维护各阶层之间的相对平等关系,这对整合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而言之,社会发展已经从“抑分促合”的单向整合逻辑,转变为“分化—整合”互动均衡发展的逻辑,寻求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均衡点,已经成为维护国家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紧迫课题。

### 三、整合的三种向度:个体适应、 社会和谐与政治发展

洛克伍德将整合划分为“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两种,前者“关注的是组成社会系统的社会单元之间的关系,后者重点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或有序或冲突的关系”。<sup>②</sup>实际上,基于研究立场的不

同,自整合概念提出以来,它被不同的研究者赋予了三种基本向度。

#### 1. 个体整合:关注主观个体对客观世界的适应

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个人主义的思潮逐渐盛行,人们往往在批判整体优先的过程中,追求个体自由,否认社会作为整体存在的先赋性意义,将个体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翻开西方社会整合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到:追求个体整合的研究向度,滥觞于对“系统整合”理论的批判。在帕森斯之后的研究,大都关注个体对现代社会的适应问题。例如埃埃尔·布迪厄,其整合概念就十分微观,力图达到个体客观结构与心理结构之间的一致。这种整合的向度由于追问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造成20世纪中叶以后关注个人对社会的适应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

#### 2. 社会整合:关注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和谐

追求社会和谐是社会整合的重要目标,社会整合概念的最初诞生,就与其密切相关。最初使用社会整合概念的涂尔干,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团结”的命题,认为“道德结构的完善”和“法人团体”<sup>③</sup>是社会整合的基础和力量。帕森斯是社会整合宏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将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整合框架,认为维持或改变一个社会系统诸力量的平衡即社会整合的目标。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整合关注解体的社会与个人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后来的吉登斯则更关注社会秩序,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组合来解释社会整合,指出社会的整合就是“考察现代制度是怎样‘适应于’时间和空间的”。<sup>④</sup>大多数中国研究者也认为,“社会整合是指社会利益的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sup>⑤</sup>其主要研究目的是寻求社会体系内各因素的均衡发展状态。

#### 3. 政治整合:关注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协调

与社会学家将国家视为社会系统普通的组成部分不同,政治学学者强调国家政治整合的独特作用,

① 周怡:《市场转型理论与社会整合》,《社会》,2005年第1期。

② D. Lockwoo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G. K. Zollschan and W. Hirsh (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64, 244—256.

③ Durkheim, 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7, 75.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⑤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支点。个体整合与社会整合虽然大多依赖社会力量自我完成,但是,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在政治共同体的制约和影响。

“简单来说,政治整合就是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论是个体整合还是社会整合,都或多或少地需要一定的政治力量的干预,社会整合尤其如此。因此,国内的一些学者往往将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不加区别地混用,其实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政治整合处理的是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而社会整合则比较宏大,处理的是

各个系统单元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所依靠的整合力量来看,社会整合多倚重于社会自身,如社区、公民组织等,而政治整合则必然要以政治力量的介入为前提。

总体来看,个体整合、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是整合的三个基本向度(见表1),并构成了应对分化的三种应对机制。社会整合的理论,一般较为宽泛和抽象,视角较为宏观;个体整合理论,则关注个体内心世界及其适应问题,因而较为微观;政治整合理论作为一种亟待建构的理论,则应聚焦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需要在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之间,努力构建一种中观理论。

表1 三种整合类型的比较

类别	所处理的核心关系	第一层目标	第二层目标	主要依靠力量	学科领域
个体整合	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	个体适应	个体发展	社会力量	心理学、社会学
社会整合	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社会稳定	社会发展	社会力量	社会学
政治整合	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政治(社会)稳定	政治发展	政治力量	政治学

#### 四、寻找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均衡机制

市场主导的社会分化已经不可逆转,追逐本体利益的分化机制虽然激发了社会活力,但是分化与整合之间的失衡,又是构成社会结构性紧张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社会分化与整合又同时面临着自身的困境。前者既面临分化空间不足的问题(如工

农阶层向上层流动困难),又面临分化程度过高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等)。至于整合,则既缺乏一种全面而现代的整合意识(如个体的发展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又面临局部过度整合的问题(如户籍制度仍然束缚着人们的社会流动)。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寻求分化与整合的均衡,就必须将个体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现代化统一起来(见表2),三者缺一不可。

表2 现代化进程中的整合“五步曲”

整合环节	主要内容	处理的关系	解决的问题	主要目的
有效容纳	充分就业、提高竞争力	个人与市场的关系	解决市场资源配置问题	个体适应
维持秩序	打破阻碍社会分化的梗阻	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保障社会分化的秩序	社会稳定
社会建设	平衡社会结构	社会各群体的关系	解决社会资源分配问题	社会发展、个体发展
政治参与	赋予政治功能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协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政治稳定、政治发展
双向认同	权利与义务互约	个体与国家的关系	调整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个体发展、政治发展

有效容纳。这里的容纳主要指的是市场容纳,在现代化进程中,市场是社会分化的主要动力,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是社会分化的前提,反之,失业问题不但会引发个人问题,阻碍社会分化进程,而且严重时还会破坏社会稳定。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纳入现代化建设中来。但是,市场只负责提供机会,却不能确保人人都能够把握机会,有些阶层要么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要么缺乏向上流动的能力与机会,很容易造成与中心制度和其他阶层的疏离,要解决这些

问题,只能依靠“有形之手”进行干预。首先,要确保市场配置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其次,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促使各个阶层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最后,发挥公共权力的“兜底”功能,确保未进入市场的群体的安全,通过二次分配促使获益较少或利益受损的阶层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维持秩序。要最大限度地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中心,促进社会良性分化,维持阶层关系,就要更多

<sup>①</sup> 吴晓林:《国外政治整合研究:理论主张与研究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地依靠政治整合。由于初始条件、机会和能力差异等因素的作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少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现象,严重地阻碍和影响正常的社会流动和分化的秩序。究其原因,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权力因素不但具有干预市场的合法地位,而且还能直接参与部分资源的配置,这就为权力参与阶层再生产甚至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部分与行政权力紧密相连的阶层,力图继续保持身份上的优势,继续从社会转型中获利。他们或者自身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体,或者积极寻求与其结盟。在优势阶层抱团维护自身利益,其他社会成员分散追求生计的背景下,甚至连“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也正在遭遇‘精英陷阱’”,<sup>①</sup>导致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sup>②</sup>的总体图景,必须摒除权力对阶层分化的不规则干预,打破阶层固化和阶层继承的不公平堡垒,为社会分化确立公平合理的秩序。

社会建设。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社会力量的成长客观上是受到挤压的。在分化社会中,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才能提供社会变革的稳定机制。因此,社会建设工作必须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从内容上看,社会组织的功能理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和参与公共生活,通过互助合作,在一定范围内自我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各阶层对社会的适应;二是介入政治生活,既要填补国家权力退场之后的空白,又能形成制约权力膨胀的社会力量,避免政治系统对社会的过度整合。

政治参与。在社会分化之后,公共权力与谁结合,向谁倾斜,成为影响社会分化、社会均衡的有力杠杆。将新兴阶层和新生力量纳入政治体制,是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面对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整合,例如先后通过保护合法财产、赋予

合法身份、政治吸纳等措施对新兴阶层进行整合。但是,这种有选择性的整合措施,却促使传统阶层也是主要阶层(农民和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这种关注于“点”而忽视“面”的整合机制,可能又会引起新的不均衡。因此,在分配政治资源时,必须要有全局意识,从而促使社会适时地进行“总体整合”。

双向认同。一般而言,整合成功的标志在于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讲服从不讲利益”,或者“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单向整合,已经越来越缺乏影响力了,尤其是在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换过程中,契约规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中的个体与他人或组织之间转化为一种“双向互约”的过程与关系。在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觉醒的时代,不论是国家还是公民都应该认识到,公民参与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公民的权利。我们过去奉行的由政府包办的“国家主义”政治学说不仅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还留下了很多有关个体发展的历史旧账,只有在承认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充分保护公民权利,尊重公民参与政治、自我管理的意愿,转换整合的思路,才能更好地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见,提高政府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从而达到政治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

只有通过以上五个环节,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分化带来的问题,促进社会分化有序进行,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和政治系统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进而促进个体的发展和政治的现代化。

① 张宛丽:《中国“新中产阶级”面临“精英排斥”》,《人民论坛》,2007年第9期。

② 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 王华生)

##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WU Xiao-l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Hunan,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go as the double logic of the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reopened the pace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unifying the logic and reality historically, which has been promoting a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enhancing the social heterogeneity, increas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giving rise to cause social structural tensions. The logic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hould change from the pattern of ‘differentiation-controlled and integration-attained’ into an interactive balanced ‘differentiation-integration’ pattern. To achieve this goal, five steps should be taken as follows, to accommodate all social stratum effectively, guarantee social order, promote social construction, exp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finally attain mutu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social differentiation; political integra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